

汉密尔顿的古典世界

陈嘉映 主编



ἀλλὰ γὰρ ἦν ὥρα ἀπέναι, ἡμεῖς μὲν ἀποθανομένην, ἡμῖν δὲ βινοςομένην
ἀμεινον σπῆγμα, ἀθλῶν παντὶ πλήν ἢ τῷ θεῷ.
τὴν δ' αὖτε προσέειπε φιλομοιρὴς Ἀσφοδότης· οὐκ ἔστ' οὐδὲ ἔσκε τοῖς
ἀνθρώποις ἐν ἀγκυρήσιν ἰαίλας ἤ, καὶ ἀπὸ στήθεσιν ἐλίσσας κοστὴν ἡμῶν
ἐπύκτω εὖδ' ἐν μὲν φίλος, ἐν δ' ἡμεῶς, ἐν δ' ὀδιστὴς
ἔσται, ἢ τ' ἔσλεψε νόον πικὰ περ φρονέεινται.

The Greek Way

希腊精神



Edith Hamilton

[美] 依迪丝·汉密尔顿 著
葛海滨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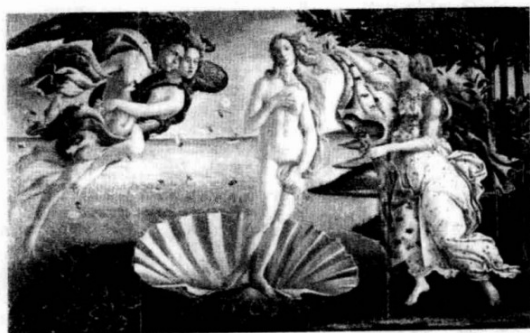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希腊精神

依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 著

葛海滨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精神/(美)汉密尔顿著;葛海滨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

(汉密尔顿的古典世界)

ISBN 978-7-5080-4595-5

I. 希… II. ①汉… ②葛… III. 文化史-古希腊 IV.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8355号

Copyright©1930,1943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Copyright renewed 1958 by Edith Hamilton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7-1571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3月北京第1版

200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0.375

字 数: 240千字

定 价: 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献给

多丽丝·菲尔丁·里德

Κοινὰ τὰ τῶν φίλων

编者导言

依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1867－1963）出身学问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语文教育，特别是古典教育。成年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55岁退休后开始写作。1930年出版的《希腊精神》（The Greek Way）让她蜚声读书界。此后陆续出版了《罗马精神》（The Roman Way，1932），《以色列的先知》（The Prophets of Israel，1936），《真理的见证：基督及其诠释者》（Witness to the Truth: Christ and His Interpreters，1949），《神话》（Mythology，1942），《希腊文学的伟大时代》（The Great Age of Greek Literature，1943），《上帝的代言人》（Spokesmen for God，1949）等。每一部都基于深厚的研究，写作则面对普通读书人，行文流畅易读，让人读后受益甚丰。她还翻译了几部希腊悲剧和柏拉图的对话，也成为希腊经典英译的名篇。汉密尔顿出版最后一部主要著作《希腊的回声》（The Echo of Greece）时，已90高龄，文字仍青春蓬勃。

西方文明主要由希腊、罗马、希伯莱、基督教汇流发展而来。希腊、罗马代表此岸理性，希伯莱、基督教代表信仰。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精神领域，希腊人创造了无尽的奇观。在政治组织的艺术方面，在世俗生活的文明方面，罗马则为后世提供了辉煌的典范。汉密尔顿说到希腊、罗马，如数家珍。对希伯莱、基督教传统，汉密尔顿也有深入研究。在《上帝的代言人》序言中，她提到自己是以研究者的身份而非信仰者的身份来写作的。我觉得这也

是个优点。宗教首先要求信仰，不过，我们不能什么都信仰，我们早已生活在多种精神传统的融会之中；心怀景慕，从多种精神传统中汲取心的光华与智的能量，是现代人，尤其现代的中国人当行之道。更多了解，更多赏慕，不宥于粗陋框架中的中西之争，岂不善哉！

我在美国读书期间，在旧书摊上买到汉密尔顿的几部书，都是一口气读完，尤喜爱《希腊精神》，读了不止一遍。后来，年轻友人葛海滨有意读一点儿希腊，我就推荐他读这本书作为入门，他读得高兴，就断断续续把它翻译出来，作为翻译练习，有些难译的句子，我也曾与他切磋。现在，华夏出版社又行一桩功德，推出这套“汉密尔顿的古典世界”丛书，包括译文经过修订的《希腊精神》。这些书，博学、明达、丰满、优雅，我相信，必有益于滋养我们的心智，必为读书人所喜。

陈嘉映

2008年3月于北京

希腊是一个奇迹

中译本序

希腊是一个奇迹。近世的研究已经找到希腊各式各样优越之点的外族来源，但这丝毫都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希腊是一个奇迹。各个民族的神话、文字、数学、建筑风格、军队组织及其他等等在或深或浅的各个层面上影响了希腊，或者不如说，汇集到希腊，就像百川汇海一样，在希腊聚集成伟大的形象。

我们谈到古希腊，有意无意会拿现在的中国 and 它比较。最先映入眼帘的差异大概是规模。希腊的一个城邦，公民多半是几千人，超过两万人的寥寥可数。相比之下，我们中国有十亿以上的“公民”。这个比较是很外在的，但很多重要的事实都和这一点连着。例如，你我作为一个个人，和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必然与一个希腊人有霄壤之别。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政治公开性这些观念都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但我们在这些方面的观念不可能与希腊人一样。在现代国家中，美国可算是民主、法制、政治公开性的模范了，但是和希腊相比，民众的政治参与是非常片面的，经常只限于几次选举，施政的公开性也是极其有限的，大多数人根本无法懂得那些政策举措的含义。

再以竞技体育为例。希腊人重视体魄的健美，充满游戏精神，热爱竞争，同时又十分讲求规则和公平，现代所谓体育者，只可能在希腊诞生，而且这种体育精神也是希腊的突出标志。我们从希腊

2 希腊精神

人继承了体育运动，“奥林匹克”这个名字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然而，近代体育只不过保存了希腊体育的几个片面。最突出的差别就是，希腊没有职业运动员（希腊晚期出现了一些半职业的运动员）。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把一个小孩子从公众生活隔离开来，用各种技术和仪器去锻造他，最后制造出一架能获取金牌的运动机器。

希腊没有职业运动员，也没有职业诗人、职业哲学家、职业军人。一个公民参与公民大会、在法庭上进行审判，他是一个战士，同时是一个家长，照顾家庭的生计。后世所谓理想的“全面的人”，几乎只能在希腊找到。也许还可以加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只不过只对少数精英是如此，而精英和普通人已经隔得很远了。

面向更高的生存是希腊的理想。有一个人所周知的希腊词 *arete*，大意是：卓越。后世也把它译作“品德”、“德性”。这个译名不算错，没有更高的品位，谈何德性？不过，卓越和现在所谓“有道德”还是很不一样。现在所谓道德，几乎变成了个人的甚至内心的语词。以希腊人的率真，他们不会把卓越当作只求内心满足的德性。卓越带来荣耀。“同侪和后人的称颂才是对卓越的回报”^①。希腊人多次放逐自己最优秀的人，这也许是个让人惋惜的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承认这些人的卓越。这也许就够了，追求卓越并非只为满足内心，但卓越也不是用来换取各种琐碎利益的手段，卓越者本来也不希图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这不是咱们中国人才明白的道理，只不过，从人谁无死的结论，可以是让我们辉煌生活一场吧，也可以是让咱们就这么混吧。谁能证明瞎混是错误的？但有人碰巧喜欢富有魅力的生活，喜欢大自然的美，喜欢

^① 基托：《希腊人》，第3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生命力的洋溢。用哪个词来描述希腊人？活力，而不是活着。

希腊人的卓越观念也和希腊城邦的尺度有关。你的勇敢是你所关心的人看得见的，你的歌声是你熟知的人听得到的。当你只为陌生的追星族歌唱，哪怕他们成万上亿，哪怕他们如痴如狂，都不足以给你带来光荣，只能给你带来虚荣——大把的银子另说。当你失去了和亲近的人的联系，只有数字能表明成就，最适合统计学衡量的是钱，挣钱的行业汲取了每个民族中多一半精英人物。大亨和歌星有点满足感，那是相当抽象的满足感。的确，在希腊城邦的尺度中，卓越的个人作为一个实体被看到，在我们这个几十亿人口的地球村里，卓越最多是被作为一个片面的性质被看到。要想出人头地，你就必须在一个狭窄的方面拼命训练（希腊人不带恶意地认为专门技术是奴隶的特长），放弃你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存，乃至放弃德性，放弃 arete。

卓越者固然与众不同，那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与众不同，是在卓越的方向上与众不同。希腊人大概难以理解“片面的深刻”这样的用语。他们大概更难理解我们把怪异和优异混为一谈。在希腊人看来，只有全面发展的优异个人才有个性，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个性，常常只是有点怪异而已。对希腊人来说，仅仅个性，仅仅是我的，仅仅表现出自己与别人不同，是毫无意义的，个性有一个广泛的目标，那就是城邦的福祉和更高的生存。这一点也许在艺术观念的转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希腊，艺术是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本事，而现在，艺术家所追求的则是单纯的标新立异，不管这种标新立异有何益处、有何卓越之处。倒是别人没做过，但不是别人没有能力去做，只是别人不屑去做，或羞于去做。

现代人也许会争辩说，希腊的神祇偏爱英雄，我们的上帝偏爱普通人。可是别以为我们不再卓越，是因为我们把卓越平分分了。我

4 希腊精神

没看出现代的普通人得到多少偏爱。实情倒往往是，当才智之士满足于普通人的那些需要，普通人就连这些需要也满足不了了。

希腊人自己知道他们出类拔萃，在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苏格拉底、伯里克利的著作和演说中，在几乎所有希腊作品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清楚，他们是自由人，而别的民族生活在奴隶状态之中。与当时所有别的社会相比，自由的个人是希腊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希腊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遗产。

无怪乎希腊时代是人类心智取得最伟大成就的时代。在心智生活的各个方面，希腊的突出特点是对鲜明形式的追求。形象、显现、展示，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在原始宗教那里，意义集中在神秘的核心，宗教崇拜愈重，日常世界就愈加无足轻重，而在希腊人那里，神秘的意义通过可感可解的形象呈现出来。在一个公共空间中，神的偶像主要不再在于它的象征作用，而在于它的可感的形象。这并不是要使神秘的东西消失，而是使意义充盈于日常世界之中。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深入融合。艺术家呈现神的形象，哲人们思考神话。据说第一个天球仪是阿那克西曼德发明的，于是，宇宙成为一个形象、一个景观，*theorie*，展现在我们面前。真理不再被理解为某种私人的感悟，真理能够也应该通过形象获得自身的独立存在，获得公共的展现。

才华结晶在清晰的形式之中。那时的作品，无论是雕塑、建筑，还是悲剧，还是希腊人的演说、哲学、政治组织，到处都闪耀着智性的光芒。研究者指出，即使在德性或 *arete* 中，理智的含义也绝不亚于其道德含义。理智是塑造更高形式的必由之路。我们今人却耻言理智，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理智不再是用来塑造更高的形式，而是专用来谋求蝇头小利了。

正是这种对智性的崇尚，希腊人发展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科

学精神”的东西。天文学是从巴比伦传到希腊的，但到了希腊，它就完全与星相学摆脱了关系，成为标准意义上的科学，从而具有新的意义，并且很快就大大发展了。不过，科学精神和我们今天视为科学的东西并不重合，希腊人在远为广阔的意义上理解科学，凡世界和人生的真理都是科学所要探索的。也许，我们不要叫它科学，而叫它哲学。可惜，今天的哲学已经无力概观过于膨胀的知识体系，今天的科学已经无力把繁复的数理和数据带回自然理解之中。希腊的思想家却从一开始就在寻找自然和理解的统一原理，*arche*。*arche*这个词不是从神话来的，它也不是像太极那样抽象的一，*arche*要求的是丰富性的统一而不是单调的还原论。希腊人对世界的丰富多彩感受太深，展现结构性解释的智力冲动太强，那种抽象的万物归一对于希腊智性来说太乏味了。希腊哲人对真理比对学说更感兴趣。与其他学派相隔绝、个人自悟或门派自悟的学说不会是希腊意义上的真理。对自然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就像政治事务一样，是可以拿到民众之间进行讨论的。先人的解释和理论，没有哪一条是绝对不可冒犯的。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从苏格拉底之死等事例论证说雅典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个论断多荒唐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索福克勒斯为雅典人所作的戏剧中没有一字一句提到这场战争，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倒是时常谈论这场战争，在他的戏剧中，雅典的英雄统帅常被描绘为小丑。本书作者汉密尔顿以此为例来说明希腊的思想言论自由，别说咱们这里，就是欧美也望尘莫及。

理智不是才华和激情的敌人，相反，才华和激情只有通过理智才成为建设的原动力。希腊人在精神上的建设意愿是无与伦比的。希腊当然不是一个缺少激情的地方，希腊人的激情如此充沛，乃至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希腊作品中、在任何关于希腊的论述中几乎找不

6 希腊精神

到假充激情的例子。然而，希腊的确不是一个狂热的地方，基托甚至断言：“很难想象某个希腊人会是个狂热分子。”^①与希腊那种激情和理智的结合对照，我们不能不感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更近乎狂热和平庸的交替。现代人的过激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那些不显眼的方面。就说现代关于平等的狂热吧。极端平均主义的惨痛结果现在我们还该记得，这种平等不仅让优越者愤愤不平，而且使那些在等级社会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经受更大的苦难。然而在我们这个虚伪已渗入骨髓的时代，哪怕他宝马雕车、腰缠万贯，或权倾天下，只要他主张平等，似乎我们至少得承认他有良好的用心。为此而生的一个恶果在于，那种理想的平等社会永远不会出现，而我们为此浪费的精力原可以用于寻求一种较为均衡的社会状况。在希腊人眼里，消灭贫富差别会是一种离奇的、没有任何益处的幻想，人的团体需要的是比例和均衡，而不是一盘散沙式的平等。希腊人提倡节制，以“毋过度”为格言。财富应当受到节制，富人应当慷慨大度乐于施舍。

当然，希腊也有贪财的人，但是在希腊全盛时期，简朴是风尚。对于热爱生活的人，简朴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需要。奢侈不仅需要花费精力去挣，而且需要花费心力去享用。奢侈和心智的贫瘠即使不成正比，也是经常相伴相生。我们的衣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裳，可是我们不得不用这些衣裳去包裹自己不是太胖就是太瘦的身体。看看希腊，我不能不怀疑人类走错了路。

我个人，对西方文明，像中山先生一样，“心怦怦然而向往之”，而西方文明中我所热爱的一切，差不多都来自希腊。理性的开明，落落大方的竞争，坦诚和自信，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对公益

^① 基托：《希腊人》，第2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事业的热心，对身体美的热爱，思辨和求真的爱好，无穷的探索精神，赋予无形以形式的理智努力。与希腊人相比，现代人一望可知和残疾差不多。当然，现代也并非一无是处。最突出的一点是我们现代人所具有的广泛的人道观念，即使希特勒也不敢公然宣称他将有计划地屠杀敌国的人口。我们，至少在观念上，比较重视那些不幸人群的尊严和福利。反过来说，希腊也不是天堂，多数恶行和缺陷在希腊也能找到。那里有阴谋和腐败，有暗杀和欺诈，那里有狡猾的人、贪婪的人，甚至也有无赖。而且说到底，希腊毕竟在战火中、在道德沦丧中、在平庸中湮没了。是啊，有生之物必有消亡之日，唯可庆幸者，是人类有过希腊。

那么，最后再说说希腊的兴亡吧。希腊是在战胜波斯以后到达全盛时期的。假如在希波战争中，落败的是希腊一方，希腊还会有这样的鼎盛时期吗？我想不会（当然不止这个，整个世界历史都将改写）。弱小的民族，靠智慧和勇敢战胜远为强大的对手，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能增进人的精神力量了。那么，假使雅典帝国轻易战败了斯巴达同盟，雅典会赠与我们更加璀璨的文明吗？我想不会，雅典成了帝国，变得越来越霸道，霸权有时能带来秩序、太平和经济繁荣，但它从来无助于而通常有害于心智的提升。我想到当前，曾经给人们带来众多美好事物与美好希望的美国一心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恰恰在这个时候，它在精神上的吸引力开始消退。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黎明，也是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时光。西方是希腊的嗣出，但希腊遗产不是只属于西方的。中国人大可不必用我们的诸子百家秦俑汉简来与希腊一较短长，因此十分得意或分外自卑。中国人也是人，知道美丑贵贱，热爱美的、健康的、充满活力的事物，无论它从春秋来还是从希腊来。谈论希腊的西文著作汗牛充栋，可我们的图书馆里查不到几本，今葛海滨先生重译其中极具

8 希腊精神

吸引力的一本，《希腊精神》，真是件快心事。葛海滨先生的英文、中文都不错，书译得认真，不过他像我一样，不是研究希腊的专家，译文难免有不足人意之处。不过，这样的好书，我想还会再版，爱希腊如我者，期望译者和读者合作，使译文更加精良：

（陈嘉映）

序

《希腊精神》的第一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介绍了一些希腊鼎盛时期的作家，但其他几位同样杰出的作家却并未提及。那样一来，对于希腊最为辉煌的时代的思想 and 艺术成就，我们所描绘的画面并不完整，因为有些最重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被遗漏在外。比方说品达，他被希腊人看做是和埃斯库罗斯同一级别的人物；还有两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仍旧是这个世界上顶尖的史学大家。的确，如果对希罗多德的热切的求知欲望和温厚的仁爱精神一无所知，如果对修昔底德深邃的思想和忧郁的辉煌毫无了解，我们就无法对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思想生活的深度、广度和辉煌有任何真正的感受。

这一版弥补了上一版的不足，伯里克利时代的所有作家都有涉及。

在写新增的几章的时候，我清醒地认识到，对身处当今乱世的人们来说，往昔的某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慰藉和力量。“让我们保有我们静谧的神殿，”施农古尔写道，“因为其中珍藏着永恒的视角。”宗教就是一座保存着这种未受搅扰的永恒视角的坚实堡垒；但还有别的堡垒。我们拥有许多静谧的神殿，可以给我们一片可以稍事喘息的空间来忘却身边的一切琐事，让我们超越焦虑、迷茫的思绪，去捕捉那永恒的价值，那任何自私和怯懦的偏见都不能动摇的价值，因为这些价值来之不易，是人类永世的财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卓越是人类孜孜以求的。”

在当今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已经发生的坏事和即将发生的

2 希腊精神

更坏的事接踵而至，令人无暇他顾，这时候，我们就应当回头去了解过去多少年来人们建立起来的所有精神堡垒。除非我们重建这些精神堡垒，否则那永恒的视角终将被磨灭，我们对当前的问题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我们只能如此，正如苏格拉底在临死前最后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寻求纯洁、永恒、无可变易的地域，在那里，当灵魂到来的时候，它不会受到阻挠和妨碍，而是眼望着真理和神圣（这不是个人看法的问题），不再在迷茫中犯错误。”

上个世纪，一位执教于法兰西学院的杰出法国学者在德军攻占巴黎之后对班上的学生说：

先生们，正如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文学的国家、一个没有疆界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没有法国人也没有德国人，也没有任何偏见和狭隘，我们只珍视一样东西，那就是各种形式的真理。今年，我提议我们一起来学习伟大的诗人和思想者——歌德的作品。

多么高贵，又多么令人感到平静。永恒的视角打开了，明澈而安宁。狭隘、仇恨——又是多么荒谬、多么渺小。

“远在天涯海角”，存在着一个安宁的理想国度，那就是柏拉图所称的“心智美丽而永生的孩童”。我们今天需要去寻求这座静谧的神殿。在那里，有一片在思想的澄明和平衡上超群绝伦的圣地，那就是希腊的文学作品。

希腊以及它的基石
建成于战争的风云之中
基于清澈的海洋般的
思想及其永恒

公元前五百年，在承平已久的文明世界西部一个偏远的边陲小城，活跃着一股新奇的力量。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开始在人们的心智中萌生发展，这种新生力量带给后世的影响是如此深远，虽经漫长的历史岁月及其带来的一次又一次覆地翻天的社会巨变而仍磨砺不灭。雅典迎来了她短暂、辉煌、才人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一个与我们今天不同的理智和精神的世界。正是因为两千四百年前这个希腊小城在一两百年间取得的成就，我们今天才有不同的思维和感觉。在艺术和思想领域，那个时代取得的成就，后世鲜有其匹，更无出其右，并且所有后世西方的艺术和思想都深深地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然而这个伟大的文明诞生的时候，辉煌的古代文明业已消亡，而“放任的野蛮”的阴影正笼罩着整个世界。但就在那个黑暗荒蛮的世界里，活跃着一股炽热的精神力量。在雅典诞生了——一个和所有以往的文明不同的、崭新的文明。

探究这个文明形成的原因，以及希腊人如何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希腊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不仅因为我们在思想和精神上继承了一些希腊传统，而且也因为希腊的理性之光和典雅之美给我们北方野蛮人带来的深刻影响是我们想摆脱也无法摆脱的。希腊对我们也有直接的贡献。希腊遗留下来的东西是那么的稀少，又是那么的遥远，因为时间、空间和陌生艰涩的语言等诸多原因与我们是如此的隔膜，这使它们看起来只不过是旅行家和学者们才感兴趣的東西。但是实际上希腊人的发现，或者毋宁说希腊人是如何发现的，以及他们怎样在一个黑暗混乱、分崩离析的旧世界中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对我们这些眼见着一个旧世界在一二十年间就被完全抛弃的人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时的希腊人如何获得了澄明的思想和对艺术的推崇，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处在当今这个混乱迷茫的世界的人们去认